

春风文学丛书



王波 梁人 著

爱神与邪魔

5152102

87
I247.5
2284

3

爱神与邪魔

王 波 著
梁 人



D

338570

爱神与邪魔

Aishen Yu Xiemo

王波 梁人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鞍山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187,000 开本: $787 \times 960^{1/32}$ 印张: $10^{1/8}$ 插页: 2

1986年12月第1版 1986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4,700

责任编辑: 潘兆坤 插图: 黄安石

封面设计: 王亚非 责任校对: 唐惠凡

统一书号: 10158·1065 定价: 1.80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记实性小说。真实地记录了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篡党夺权前后，在 S 高干医院里展开的一场人、妖之间的你死我活的搏斗。S 高干医院当时受林彪及其黑干将 D 部长夫妇直接控制，周总理要送 A 帅来住院，也遭到千方百计的阻难。他们把救死扶伤的医院变成满足他们私欲而为所欲为的场所，变成谋害党和人民的好干部的工具。他们谋害了 H 帅，又要谋害 A 帅。作品着重描述了 A 帅的浩然正气和他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一片赤心。他终于在富有正义感、忠诚于革命职守的主治医师陈子意和不畏权贵、是非分明的青年护士吴大力、陈丽的帮助下，逼使林彪死党阴谋没有得逞，并揭穿了他们的鬼蜮伎俩。

这是一场在特殊情况下的善与恶、美与丑的搏斗。本书虽只写了微妙、复杂斗争的一个侧面，却给历史留下了真实的写照。

代 序

炼狱中的魑魅与新生

——读《爱神与邪魔》

李希凡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但是，在十年动乱中的群魔乱舞的“奇”，却是掩盖在“历史的歇斯底里”里，拯“左”的狂热笼罩了一切，党和人民付出了沉重的血的代价，社会主义的建设大业，也经历了不应有的曲折，最终虽然以党和人民的胜利结束，而这场空前灾难的时代悲剧，给予人们的创伤和教训，却是难以泯灭的。

是的，这种拯“左”的狂热，之所以有那样的社会蔓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即有“左”的思想的历史连续性的恶性发展，又确实是受到了险恶敌人——林彪和江青这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利用和煽动。

历史的伤痕是抹不掉的，历史的链条也不能缺少那带锈的一环。新时期的不少优秀作品，都有了

那灾难年代的留影。王波、梁人的这篇《爱神与邪魔》，是以记实的生活画为我们揭示了“九·一三”事变前夕的一个侧面。这所谓记实性，当然不只是指那历史背景的真实，而是指它的人物、事件以至生活场地的取材，显然都有着当时历史事实中的生活的影象。

小说中的事件，是发生在部队S医院和现官现管这座医院的D部长的家庭院落里，而这也正是林彪反革命集团政变阴谋紧锣密鼓之时。因之，小说虽然没有正面反映反革命政变活动，却从D部长院落的奇异的生活方式，S医院“小白楼”病房诡秘的氛围里，表现了那灾难年代的善与恶，美与丑的搏斗。

小说开篇写的是D部长公馆——新一号，那房屋的分布，室内的布置，包括主人生活习性的描写——琳琅满目的高级营养品，却用喝过又晒干的“乏茶”待客，很容易使人们想起林彪反革命集团“四大干将”之一的某部长那齷齪的一对和他们的家，这些都可以说是历史的生活记实。

这D部长豪华的小院，的确蕴藏着奇。

自称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D部长，本已被群众揭露，是一个地道的蛀虫、淫棍，应受到党纪、国法的制裁，却被林彪一句话——大节是好的保了下来，仍然肆无忌惮地继续“偷鸡摸狗”。而夫人何敏却与秘书双宿双飞，并不避讳他，还公开声言：“只兴你有那么多女人，就不兴我多一、两

个丈夫。”这位D部长只能甘食苦果，忍气吞声。原因有二：一是何敏与叶群关系极好，D部长在政治上还是有求于何敏的。二是他觉得为夫妻之间生活私事而闹翻了也怪没意思的，倒不如这样双方都方便些。于是，就有了这样奇异的“夫妻关系”：他们住在一所房子里，却很少见面，双方有事都是叫公务员程小荣在中间传话……相敬如宾。

这里住着一个外客，既非亲属，又不是秘书，但何敏看她比亲女儿菲菲“还要娇贵几分，西洋白参天天不断，鲍鱼、干贝顿顿不缺，巴不得能一口就把她吹肥”。这位少女叫陆虹，原是何敏受叶群委托，为林立果选来的一位美女，只因太瘦，先留在这里“养肥”，这是又一奇。

小院还有一位常客——经常要向D部长“汇报”工作并领取“指示”的潘丁，这是使公务员小荣一看见“首先就是一阵恶心”的来客，“因为他最看不惯这张在D部长面前总是那般谄媚、那般逢迎的横阔脸”，但是，在D部长那里，这却是个得心应手的“好干部”。潘丁连接着小说中另一生活场地，他执掌着S医院院长的大权。

当然，在这充满离奇关系的小院里，有时也能听到欢畅的笑声，那是来自陆虹的小房间，那是当陆虹和D部长公务员小荣在一起的时刻，因为这位“待选”的美人和小荣在生活接触中自然地相爱了，那笑声是发自内心的！可他们并不知道恶狼的眼睛正盯着他们，并不知道什么样的恶运在等待着

他们……

应该说，在小说中可以称之为“炼狱”的，还是潘丁管辖的那个S医院的小白楼病室。医院，特别是我们的军医院，本有着救死扶伤的革命传统，更何况这座小白楼所要接待的病人，大都是为革命身经百战、舍死忘生的将军们。可是，在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把持下，即使这洁白的病室，也染上了魑魅的气氛，也一样的无奇不有。一切为林彪集团需要服务，这就是S医院院长潘丁工作的最高准则。于是，对叶群的小病，潘丁可以搞什么会诊的“预备会诊”，对“十六床”（林彪死党中的一员），以至他儿媳妇丽贞分娩生孩子，都竭尽全力，并破例送进了小白楼，而且孩子降生，也成了潘丁向D部长报告的“特大喜讯”。为了“林总喜欢吃鸦片粉，秘书们怕他吃成瘾”，潘丁就亲自指挥药剂师为他制造“鸦片灰”，甚至为了林彪的“保健”，这个S医院还用人代他吃兔子肉，然后检查大便做“模拟试验”……这叫做“一定要带着深厚的无产阶级的感情”，“全心全意为无产阶级司令部服务”！而有癌症嫌疑已在重病中的A帅，虽得周总理的亲自关照，却一再受到潘丁谎称没有病床的无理拖延！阴谋弥漫着S医院，它已成为摧残、迫害老一代革命家的魔窟，H帅死于潘丁一伙的药不对症的鬼魅伎俩；对A帅，在D部长的暗示下，潘丁又利用无耻之徒太次郎的手术刀暗下毒手……

这是灾难年代那个阴谋角落逼真的纪实性的写

照，却也是作者有意识地为历史留下的真实的生活见证。

然而，龌龊、丑恶、浑浊，虽然盗用革命名义喧闹一时，甚至搅浑了生活的旋流，使人清浊莫辨，却毕竟不能改变前进的航向。记得鲁迅曾有过这样一个比喻：“一道浊流，固然不如一杯清水的干净而澄明，但蒸馏了浊流的一部分，却就有许多杯清水在。”陈毅同志也曾这样咏赞过青松与红梅：

青 松

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

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

红 梅

隆冬到来时，百花迹已绝。

红梅不屈服，树树立风雪。

即使在那魑魅横行的灾难年代，不屈的青松与斗雪的红梅，也依然是人们的楷模，它指引着年轻的一代在炼狱中走向新生。《爱神与邪魔》的作者以其满怀激情的笔触描绘了A帅壮烈一生的最后岁月，无论是那戎马生涯的回顾，磅礴气势的诗作，对林彪一伙歪曲历史的一派凛然正气，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特殊表现，抑或是在生活上的朴实谦逊，严于律己，对年轻一代的循循善诱，以及他那胸怀宽阔、性格开朗的精神风貌，读者都一眼就可以看

出，这A帅神情毕肖的模特是谁，因为他的一言一行，声情笑貌，早已有口皆碑地活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

酷暑中也见温煦。在S医院，环绕着A帅，自然地集聚了正义的力量。这里有与A帅共同度过战争生活的忠诚、正直的老医生陈子意，热情爽朗的护士长吴大力，特别是美丽纯洁、嫉恶如仇而又充满革命理想的小护士陈丽的形象，在作者的笔下，他们虽无力扭转乾坤，却为维护A帅的安危健康而奋力地发出自己的光和热，即便是那魑魅的小院里，也有着并没泯灭革命信念的程小荣，有着虽被叶群选中却敢于在他们眼皮下大胆寻求自己爱情的陆虹，甚至连受污辱而一段时间又自甘堕落如李文茹这样的女孩子，终于也在A帅的感召下，唤起了她的羞耻心，彻底改悔，以至被潘丁迫害至死……这一切都说明了，《爱神与邪魔》不仅揭露了那灾难年代魑魅的罪恶，而且深情地描绘了正直的革命者，特别是青年一代如何在炼狱的毒焰的猛烈燃烧中，使自己的灵魂得到净化和升华，从而走向新生。

如上所说，《爱神与邪魔》并未正面描写林彪集团的政变阴谋，它只是通过D部长的小院落和S医院的小白楼，记实地揭示了他们的魑魅生活和丑恶灵魂的一角。或许正是作者太忠实于事件与素材的来源，因而，通篇看起来，虽使人对某些真人真事多所联想，但事实的真实并不等于艺术的真实。鲁迅说得好：“艺术上的真实实非历史上的真实……”

因为后者须有其事，而创作则可以缀合，抒写，只要逼真，不必实有其事也。”《爱神与邪魔》给人的印象，却太拘束于“实有其事”片面的求真，而缺乏在素材的基础上的大胆想象，缀合和抒写。

作者的文笔是流畅的，也很重视细节的丰富性，但又看得出，作者对长篇的结构还掌握得不够熟练。作者原意大概是想在两处生活场景的交织对比中展开情节冲突，以塑造有关的人物形象和性格。尽管小说情节也确是在交错描写中发展着，但由于缺乏一个中心的贯串线，虽也有潘丁穿梭其间，这两处生活场景却表现得有些互相游离，始终也没有给人留下融成一体的感爱。

《爱神与邪魔》在刻画人物上也是用了笔力的。如塑造A帅的形象和性格，作者就以深情的笔触作了多方面的描写，或回忆，或倒叙，或烘托，力图把这位老一代革命家的形象塑造得更丰满，但由于叙述的是人所熟知的经历，提炼和概括都嫌不足，因而，小说中的A帅的形象，虽使人敬爱，而与话剧《陈毅市长》相比较，就不及它个性突出，可亲可爱，活泼感人。D部长的卑劣与阴险，小说虽进行了愤激地揭露与鞭挞，但似是表面上的生活现象写得较细，而缺乏更深地挖掘他的灵魂与内心世界。小说热情地歌颂了陈子意和陈丽这两代医务人员的崇高品质，特别是陈丽那种处身于是非颠倒的年代而却热烈地向往革命，忠于理想，不为权势利诱所动的纯真与洁白，都是写得很动人的，但如

果能在情节矛盾中巧妙调配，使静止的描写少于行动的刻画，或许她的形象和个性可以塑造得更丰满。小说中的两个可称为“反面人物”的潘丁和太次郎的形象刻画，漫画化的表现手段也多了些。我想这些都是每一个作者的处女作经验不足难以避免的缺陷。

一九八六年三月二十九日于北京

序

十年一觉神州梦。转眼之间，结束那场被称为之“文化大革命”的林江之乱，已整整十周年。作为社会生活镜子的文学，反映“文革”或以“文革”为背景的作品，也已写了十年。新时期文学第一个浪潮的“伤痕”文学，也就是一种以悲剧为基调的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文学。它顺乎潮流，应时而生，功不可没。继之而来的“反思文学”，正是它的延伸与发展。那么，时至今日，文学反映“文化大革命”的使命是否已经结束了呢？或者象某些人所说，因为历史已经过去，时代又在前进，只能“少写”了呢？我以为“滥”写不可取，限制也办不到。真正从本质上艺术地表现那一段历史而称得上史诗的作品，至今尚未出世。“人间要好诗”，我们期待着、呼唤着写“文化大革命”的史诗作品早日诞生！

剪除四凶，历史进入了向社会主义现代化迈进的新时代。但是，历史是一根过去、现在、未来相互关联的链条。为了前进，人们对已往岁月的回顾与总结。所以，又可以说，这十年间，我们民族进入了一个历史反省的年代。“文化大革命”给

我们民族造成的灾难太深重了，它把现代生活中诸矛盾和盘托出，不能不引起一代人深沉的、长久的思考。如今，我们不应还停留在对林江之流罪行的血泪控诉与愤怒谴责上，而应象恩格斯所要求的，

“思维的任务现在就在于通过一切迂回曲折的道路去探索这一过程的依次发展的阶段，并且透过一切表面的偶然性揭示这一过程的内在规律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421页）这个任务当然是艰巨的。1851年，在法国发生了路易·波拿巴举行的政变。对这一历史事件的反映，同时有三部值得注意的著作。一部是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另外两部是雨果的《小拿破仑》和蒲鲁东的《政变》。在雨果笔下，事变本身被描绘成了晴天霹雳，似乎只是小拿破仑个人的暴力行为；而蒲鲁东对于政变所作的历史说明，却变成了对政变主人公的历史辩护。独有马克思的论述，则是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说明法国的社会历史和阶级斗争怎样创造了一些条件和情势，使得一个平凡而可笑的人物扮演了英雄的角色。恩格斯称马克思的著作，是把这次历史事件，反映得“极为真确”的“图画”。要能够从本质上反映“文化大革命”，就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分析中国社会历史的种种因素，是“怎样创造了一些条件和情势”，使得四个跳梁小丑能够在长达十年之久的时间内乱我中华。从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状况、文化传统与阶级关系的变动中，寻找造成

这一历史悲剧的现代封建主义的成因。当然文学不同于哲学和历史的记述，它要通过独特的艺术形象，通过对人物命运的思考，来表现那个时代本质的某些方面。“文化大革命”当然并非如所说是“共产党和国民党两党长期斗争的继续”。不过，“文革”中也确实充满着正义与邪恶，高尚与卑下，忠直与奸佞的斗争。正是人民的力量与意志，人民的愤懑与抗争，才最终使这一历史悲剧落下大幕。震惊中外的“天安门事件”，是一场真正的革命群众运动。上百万人，走上街头，冒着政治上的高压，向“四人帮”投出了讨伐的檄文，这是何等可歌可颂的壮举！“天安门事件”敲响了“文化大革命”的丧钟。文学，要从本质上表现“文化大革命”，离开对人民力量的揭示是办不到的。

我相信，对于我们民族、历史和人们命运产生着巨大影响的“文化大革命”，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是文学的丰富矿藏，如同苏德战争对于苏联文学一样。文学家们将会不断从那里发现值得我们当代人思考的种种人的价值观念、道德意识、生活理想。将会从那里产生饮誉世界文坛的名篇。

王波、梁人同志，创作了尝试反映“文化大革命”的小说《爱神与邪魔》，承嘱作序，写了以上一点感想，就教于读者与方家。

顾 骧

一九八六年七月十日

于北京钟鼓楼下

一号宿舍坐落在机关大院内的一个小院里。

这本来是一套宿舍。一九六九年D部长以盖党委办公室的名义，在后面又盖起了一套宿舍。两套建筑用一道工字走廊连结起来，浑然形成一个整体。

D部长从此由旧一号搬进了新一号。

新一号的木料一律是本色花纹的水曲柳，窗户一律是双层大玻璃，扶手一律是黄铜，窗户上安着空气调节器，墙壁内设有隔音装置。从东便门进去，首先看到的是高且宽的水磨石地板上铺着草绿色地毯的长廊。长廊右边，第一间是两个秘书的办公室；第二间是D部长会见一般客人的会客室，靠墙放了一圈儿高靠背红牛皮沙发；第三间是全家人的电视室。左边第一间是书房，里面有D部长所属各单位图书馆送来的珍贵而稀少的图书和字画。第二间是D部长的办公室，一张彩色中国大地图覆盖着整整一面墙壁。枣红色地毯的正中是一个黑色篆写大寿字。门口右手放着一个象大气球的地球仪。

地球仪后边是紫外线灯，用来对房间进行消毒的。靠墙放着一大两小高靠背紫烫绒沙发。再往里就是一个特大的硬楠木做成的写字台。写字台上是一块满盖桌面的大玻璃板，玻璃板下压着一张D部长和林彪、叶群等人九届二中全会时在庐山的合影。玻璃板上放着一些文件、书籍、“文房四宝”、一个金壳世界表、一部桔红色的普通电话机和一部米黄色的保密电话机。写字台后面是一把转椅。写字台左方的墙角有一个暗门，可以通向后边的小过道和地下室。第三间是D部长的卧室，床头柜上整齐地摆着精制的参茸精、进口的荷尔蒙针剂以及可以自己给自己注射荷尔蒙的带橡皮囊的针头等八种药品器材。第四间是D部长的夫人、部党委办公室主任何敏的宿舍兼办公室。第五间是他们十四岁的小女儿、全家骄傲的“小公主”菲菲的卧室。床是电镀高扶手的席梦思床，写字台和D部长用的大小相同，不同的是玻璃板下压着的是菲菲穿着透明的西式素丝裙跳“天鹅湖”的一尺见方的照片，照片的背景不是舞台，而是她的房间。照片是D部长的生活秘书肖航拍的。在肖秘书的摄影作品中，这无疑是他最精心、最得意的杰作了，曾受到何敏的赞许。写字台一端立着一个一人多高的方型小站橱，站橱的木格子里贮放着近二百张电唱片，欧、美、日本和香港的流行舞曲就有几十种。写字台的另一端放着立式电唱机。菲菲晚上从学校回来以后，常常是电唱机一开便就地跳起舞来。推开挂着白色绸帘的对开玻